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  
第十回 狐假虎威狐謀終遜 石出水落石性常堅

話說宋二娘被來人一鐵繩鎖住，那打掃的人見來人公差打扮，情知出了事端，急忙跑到後面，見慧珠、小鳳坐在窗前梳頭，王氏一旁閒話。那人對著王氏搖手道：「不不好了，二老太被套住了。」王氏見來人氣喘吁吁，滿頭大汗，很嚇了一跳，忙道：「二老太怎樣？」那人搖頭道：「被套住了。」王氏摸不清頭尾，只聽得來說「套住」二字，向那人臉上啐了一口道：「滾你娘的蛋，什麼事大驚小怪！又不知說的那一家話，多分被你媽的東西套住了！」倒是慧珠心內明白，又見來人倉皇失措，定然出了大事，母親錯怪他了。忙止住王氏，叫來人不必著急，有話慢慢的說。那人停了片刻道：「太太不要罵我，二老太在前面看我們掃地，忽然走進幾個人來，似公人打扮，也不問清白，取出一根鐵繩把二老太鎖起。我嚇得趕緊送信來的，太太倒罵起我來，真正屈煞了人。」王氏聽完，嚇得面如土色道：「不知我家又犯下什麼事了？」話未說完，外廂早拍桌敲台，大鬧不止。王氏硬著頭皮急急的走出，慧珠、小鳳隨了出來，洛珠、小憐從睡夢中驚起，同到門邊竊聽動靜。王氏至前面，果見幾個公差將二娘鎖住，坐在椅子上，大聲道：「好大個娼家，官的公件都不睬，難道躲著不見面就罷了，還要我們搜捉麼？」王氏向眾人道：「諸位爺是那衙門裡來的？」內中一個老年公人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來問我們的事？」王氏道：「我是他家的親眷，所以走出來問一聲，請諸位說個明白。」那公差道：「你聽清楚了，我們是江寧縣裡來的，奉了鹽法道尤人人密諭，說你家窩屯流娼，引誘子弟，飭我家太爺，立提宋二娘，轟慧珠，轟洛珠到案訊辦，現有硃簽在此，快把兩名小姐婦交出，萬事皆休，不然就是你這親眷，也可帶去問一堂。」王氏笑道：「不過說他家窩屯娼妓，我只道犯了九族全誅的罪，才要帶累我這親眷呢。不瞞列公說，轟家姊妹前兩日動身到鎮江燒香去了，大約有幾天才回來。諸位急了也沒用，若不相信，請到裡面搜一搜。」慧珠聽到此處，連忙同了小鳳等人開了後門，到林小黛家暫避。眾公差道：「放屁的話，就是真燒香，也要專人去叫他們趕緊回來投案，不然我們也不好回去銷差。」

王氏聽眾人口角稍鬆，到後面封了四十兩銀子，送與眾人做個茶資，准於三日後赴案。眾人做好做歹，方才應允，起身叫了乘轎子來，與二娘坐到縣裡去。王氏對二娘道：「宋奶奶，料想你是不能不去的，家中各事我代你照應，好在等他們到了案才能提訊，你去罷，我隨後叫人送衣服鋪蓋到官寓裡來。」二娘氣得直挺挺的坐在椅上，閉著眼，連口都不開，聽了王氏的話，點點頭。眾人把二娘拉拉扯扯的拖到轎子裡，將鐵繩縛在槓上，押著轎如飛的去了。到了衙門，先將二娘送至官寓，然後回明本官，轟家具限三日交慧珠，洛珠到案，現在鎮江燒香去了。

這裡王氏見眾差已去，尋至林家將上項事對慧珠等說了。慧珠急得痛哭道：「若上了堂，定見要受羞辱的。不如先尋個短見，倒乾淨，免得出乖露丑。」洛珠也要尋死，小鳳勸道：「姐姐，妹子，不是這樣說法。俗云：兵來將擋，水來土壓。他說我家窩屯引誘，有何實據？就是輸到底，也是辨白一場，斷不能束手待斃。大家定定頭緒，要商量個主見，三日後如何辦理？也不能把二奶奶一個人丟在那裡吃官司。」王氏道：「蔣姑娘這話很在理，但是三日後又要來提人的，卻怎樣去發付他？」小鳳道：「一時也想不到個主意來，你老人家先把衣服鋪蓋送與二奶奶，還要帶幾兩銀子去，安排各費，人才不吃苦呢。」王氏點頭稱是，忙將二娘各物檢點，又封了五十兩散碎銀子，叫人送到官寓，囑咐二娘放心：「我們都要想個善策，同他打官司呢。」林小黛也幫同他們籌畫，議論紛紛，一時難定。誰知來了幾個救星，又鬧出一場大是非來。

卻說陳小儒等人出京，沿途遭行，到了王營棄車登船，走了三天，這日已抵南京碼頭。小儒與漢槎商議，仍將家眷暫為借住幾日，領了憑即行掣眷赴任。船泊了岸，漢槎先著家丁回府送信，方夫人坐了大轎，隨後小儒、漢槎也坐轎齊向三山街而來。伯青、王蘭亦各自回家。雲從龍封了一所公館，與二郎暫住，再議回鄉之行，梅仙也只得住在從龍公館內。

那邊王氏等人籌畫了兩日，毫無一策，急得走頭無路。慧珠、洛珠只想尋死，倒是小憐想起個主見來道：「我們這件事情，差不多的人聽得是鹽法道里的訪單，斷不敢干預此事。須要找個火頭腦的路，才壓得住他。我想江老夫人是個阿彌陀佛的人，也看見我們過的，若去求他緩頰，不怕他鹽法道、江寧縣不敢不依。何況江老大人現居相位，子騫又點了主事，只恐南京城內縉紳，要推他家第一了。」慧珠聽了，即催著王氏去走一遭。

王氏電覺得只有這一條路可走，坐乘小轎，到了江府門前，見無數行裝歇在門外，落後一頂大轎，垂著簾子進去了。王氏下轎到門房裡，正待要問，見匆匆的走進幾名家丁道：「少爺回來了。」眾家丁齊出來排班迎接，王氏山在人竹後觀望，見陶乘人轎到了儀門外丟扇，走出兩個人來，皆是衣冠濟濟。王氏認得為首的是小儒，隨後是漢槎，二人謙遜入內：王氏這一喜，如獲至寶，想道：「他們既然回來，祝王二人必定同回，我這件事；有了靠背，不怕的了。」重新走進門房，早見雙福在裡面與人說話。

王氏上前拱手問好，雙福道：「我們才到家你就知道，真正你的耳朵長著呢！」王氏滿面堆笑道：「曉得雙二爺今日回來，特地過來請安的。雙二爺如今好了，陳老爺到了任，你還怕不是一位簇新鮮的門公麼！」雙福笑道：「轟奶奶別要同我開心。你今日來，斷不是沒有事的。你家兩位姑娘好麼？」王氏歎口氣道：「雙二爺，再不要提起，只恨我家時運不濟，又鬧出事來，特來求你家老爺與江少老爺的。」雙福道：「我不信你這句鬼話，你何以曉得我家老爺今日回來，又是什麼人欺了你家？」王氏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是來求江老太太的，難得你老爺與江少爺回來，好極了。若論我家的事，說也話長，請你二爺先回一聲。」雙福領了王氏來至書房，見小儒、漢槎換了便服，對坐閒話。雙福近前一步；垂著手回道：「外面轟奶奶要見老爺，說有話說。」小儒笑道：「他們怎就知道我們回來？神極了，叫他進來。」王氏站在窗外，聽得小儒叫他進去，忙入內給小儒，漢槎請安。小儒命雙福擺了張杌子，叫他坐了。王氏道：「老爺們高中，奉旨還鄉，我特來叩喜的。」小儒道：「晚秀等可好？」王氏答應了「好」，又替他們請了安，王氏才細細把祝道生如何在他家鬧事，他丈人尤肅如何送了訪案的話說明：「今日來求老爺們，還要看我女兒等面上，向江寧縣說個情分。」漢槎接口道：「這江寧縣姓吳，是我家老大人的門生，向他討個情分也不難。但是將尤肅那邊說明了，方可無事。」小儒道：「我有個主見，子騫先給他個片子，暫緩提道，再設法去會尤肅。我看最妙這件事要伯青去拜尤肅，他平日有來往的，我們去不好開口。」漢槎稱善，叫人取張片子，給勾工氏。

王氏再三道謝，告辭退出，趕緊回到家中。先著人送漢槎片子到縣裡去緩提，自己仍坐轎直至祝府。到了府前下轎，見門前大為熱鬧，門額上「探花及第」匾額，門外兩根旗桿，來來往往的人，絡繹不絕。王氏尋著連兒，請他回明。伯青叫了王氏入內，先問了慧珠等人可好，然後王氏把前事說了一遍。伯青道：「我定於明日去拜鹽法道，你叫晚秀放心，斷不使他們吃虧出丑。那怕姓祝的三頭六臂，都有我去抵擋。他不過仗著他丈人尤肅的勢力，一個鹽法道也嚇不倒人。我遲幾天還要接晚秀等人來談談，這幾日卻沒有工夫。我目下非比從前，可以自由自便，諒晚秀也不怪我。」王氏稱謝不已，坐了坐，方告辭回家，把伯青的話對慧珠講了，慧珠等人大為歡喜。

小風道：「到底晚姐夫情重，如今又是個新貴人，這點小事還值得他辦麼！」慧珠瞅了一眼，低下頭去。洛珠道：「你是沒有出事，若出了事，難道一個鴻臚寺正卿不及那探花麼？」小鳳道：「好呀，你咒我出事，想必你才暢快呢！我看不必爭論尊卑，就是什麼庶常、主事等類，都是京官，不分大小的。」小憐笑道：「好好的又把我拖上了，真是個瘋狗，會亂咬人。」小鳳用手差小憐道：「我也不曾說你，不過說了子騫一聲，你就護的來了。」小憐羞得滿面緋紅，起身走出道：「好話到了你們嘴裡，都要說壞了，天生的刻薄，沒有法想。」一逕回後去了。這裡慧珠等人，安心等伯青的佳音。

伯青次日吩咐外面備轎，拜會鹽法道去。到了衙門，投進拜帖，兩邊大吹大擂，三聲炮響，開了中門，轎子直到暖閣下肩，尤肅公服降階相迎，兩人挽手進內，見禮入座。尤肅道：「老世兄報到之日，兄弟親至老人前道喜，老大人近年精神又格外康強了。將來世兄雲程萬里，未可臆度。可羨，可賀！」伯青欠身連稱不敢，道：「治生沐老公祖洪福，僥倖一第，何足掛齒。忝居治

下，尚望時賜訓誨，實出萬幸。」

彼此謙遜了一回，伯青起身深深一躬道：「治生有件小事，特來奉求老公祖，說起來治生慚愧，要望老公祖包容。」尤肅急忙答禮道：「你我通家世好，有事都可商量，請坐。」伯青又打了一躬，把聶家求他的話，細說一遍。「如今只要令婿答應不迫，他家情願陪禮，而且令婿打碎他家若干物件，他自認晦氣；即臨時亦未嘗得罪令婿」。伯青話方說完，尤肅突然作色，淡笑了聲道：「世兄所言令人不解，世兄身列清貴之班，合城景仰，怎麼代一個娼家討起情來？何況禁止流妓乃江寧縣應辦之事，於兄弟何干；若說令婿，終日在署讀書，冀圖寸進，從不在外閒遊生事。世兄不知聽了誰人的話，說是兄弟這裡送訪的，我連形兒都不曉得。」說著，舉起茶杯請伯青用茶。伯青被尤肅一頓搶白，臉上又羞又愧，心裡火直透出頂門十丈，卻又不好發作，放下茶杯，即起身告辭。尤肅送出暖閣方回。

伯青回至府中，氣得口都不能開；又滿允了王氏，不料尤肅這老畜生臉打得高高的。左思右想，毫無一策，叫連兒去請雲從龍來商議。少停，從龍已至。伯青把前事說了一遍，從龍道：「此事何難之有？若是我，還不給臉與尤肅呢。你今日即打發人到縣裡去，單要二娘，料想縣裡也抗不住。隨後把慧珠等人，都接到我公館裡去。就是總督要提他們，也無可如何。這些不識好歹的人，都要給他」卜硬行，倒反沒事。」伯青大喜，叫了連兒進來，吩咐他到縣裡去若何辦法。

連兒持了名片，騎了馬直向江寧縣衙門。到了號房，把伯青吩咐的話說與他，請他上去回聲。號房見是祝府來的，不敢怠慢，連忙入內回明來意。江寧縣吳公，人為躊躇。昨日江府來說暫且緩迫，今日祝府又來要人，不交與他，眼見要得罪了姓祝的。而且江與祝是至親，既得罪祝姓，即得罪了江姓。若交與他，怕鹽法道要起人來，卻如何說法？心內猶疑不決，想了半會道：「我把人交代他，叫他做保領去；倘然尤大人一定追問，好在行個姓祝的可推，豈不是三處皆不得罪。」想定主見，吩咐號房傳話原差，「把宋氏交代祝府家人，但要祝府家人具個保結上來。再取我的名片，轉請祝人老爺安」。號房答應退出，把原差喚至，將二娘交代連兒，連兒具了張領結與他，叫乘小轎，送二娘回家。

連兒到了府中，從龍尚在書房等信。連兒一一回明，從龍隨即著連兒到聶家去，「叫他家收拾，搬到我公館裡去，遲則怕鹽法道里又起別的風波」。連兒復又坐馬至聶家，見眾人正圍著二娘問長問短。王氏見了連兒，千恩萬謝。連兒道：「不必說閒話，你們快些收拾，搬到雲大人公館裡去，住個十朝半月再回家來。」二娘同王氏也怕祝道生重來尋鬧，難得從龍好意，即叫眾人料理一切細軟箱籠，多僱了幾名擔夫，又叫了幾頂小轎。林小黛亦怕事由他起，尋不著姓聶的，尋他姓林的出氣。親自過來與慧珠商酌，要隨他們同行。慧珠滿口應允，也叫小黛收拾，同著穆氏一路向雲從龍公館裡來。從龍早將後花園內掃除了兩進，讓他們居住。馮二郎是初次識荆，見個個如花似玉，贊賞不已。曉得慧珠等人皆各行主，惟有小黛不是他們的人，覺得小黛修短得中，穠纖合度，猶比眾人出色。

單說尤肅送出伯青，回身即叫人請到祝道生，說伯青與聶家求情的話，道：「賢婿你看祝編修可算冒失極了，怎麼與娼家討起情來？而且又暗指著賢婿生事，並不怪姓聶的，被我搶白了幾句，想他也無顏再來求情。索性到縣裡催他速提到案，勿徇半點情面，看祝編修設個什麼法則出來？」道生連聲應「是」。尤肅吩咐家人持帖往縣裡催案，不許稍延。少頃，家人回來說道：「早一刻祝府已遣人保了宋二娘回去，家人即到聶家訪問，誰知宋二娘回了家，當時把幾個相公連那個姓林的，一齊搬到祝府去了。」尤肅聽畢，這一氣非同小可，拍案火罵道：「好大個編修，敢藐視國家法制，侮弄地方官員，派款什麼罪？你把聶姓接了家去，不過仗著人不敢去問你要人。我拚這個官不干了，與你鬥鬥手。」

立刻傳話伺候，去面見制軍陳訴此事。

原來這制軍姓張，是個廣東人，性如烈火。聽了尤肅的話，即差了四名旗牌，又給了一支令箭，立往祝府提聶家人眾赴轅究辦。旗牌到了祝府，先至門房將來意說了。祝安很吃了一驚，連忙入內，見伯青同從龍對坐著棋。祝安道：「制台衙門來了一支令箭，四名旗牌，說少爺把要犯宋二娘等藏匿府內，立刻提到案。還有幾句不遜的話，說少爺是官紳門第，不應藏匿娼家。」伯青聽罷，臉都氣青了，叫把制台的旗牌喚進來，「我當面吩咐他」。少頃，祝安將四個旗牌官帶進，見伯青請了安。伯青道：「你家人人提姓聶的，我卻不問。怎麼說藏在我府裡，是誰的見證？這不是胡塗極了，還用令箭飛提，倒要請問他，我家犯了什麼王法？」旗牌道：「小官等也不知底細，適才鹽法道來稟見，說聶姓窩屯流妓，引誘子弟，已將宋二娘送江寧縣究治；今早大老爺這邊著人保了出去。傳了江寧縣來，也是這樣說。又聞得聶家全行逃走，風聞避在大老爺府裡。即不然，人是老爺保出來的，總該知道下落，說明了待小官等去親提。」

伯青聽了，知道是尤肅面稟制台的，又聽旗牌的話甚抗，格外生氣道：「放屁！人是我遣人保出來的，他家走了，難道還派我交人麼？聶家犯了什麼法？又不是朝廷欽犯，他是我家管田的莊頭，清清白白人家。尤肅的女婿硬行闖到他家，調戲他女兒，人家倒饒了他，他反打損若干物件，又誣指人家為窩娼，送縣究辦也有這種胡塗江寧縣，提了人去；又有你家個胡塗大人，不問曲直，亂出令箭提人。試問，令箭可能輕易提人的，可該死不該死？外面人在那裡？」窗外一聲答應，走進五六名家丁。伯青道：「我這地方能容這些人胡言亂道麼？把他令箭抓下來，一齊攆他們出去。」

眾家丁先在窗外聽，得旗牌撞撞主人，個個不服，聞主人吩咐，大眾卷衣拉袖，上前把令箭奪過，一陣巴掌拳頭，夾耳連腮將四個旗牌帶帶打攆出門去。伯青猶自怒氣不息。從龍道：「論理實在可惡，但是糟蹋了旗牌，擊，」軍必不肯干休。又聞這張制軍不甚講禮，他竟可歸奏案力、理，豈不是事鬧大了麼？所幸令箭取下，他無故亂用令箭，也有處分。你可著人到制台衙門左右探聽，如他發了手，我們再作計議。」伯青一時之氣，推出旗牌，此時回想過來，也覺得自己太魯莽了，忙叫連兒火速去訪問消息。

卻說四名旗牌被打了出來，令箭又被奪去，抱頭鼠竄回至本衙，哭訴制軍。張公不聽猶可，聽了頓時七竅煙生，暴跳如雷，大罵道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！不過是個編修，居然敢打我的旗牌，又搶我的令箭，不遵王法已極，怪不得尤肅受他的氣。我就把這件事歸奏案參辦，看他可吃得起？」叫人知會鹽法道，諭令江寧縣把細文申詳上來。又叫祝道生在縣裡遣屬補張呈詞，以備日後稽核。即連夜照江寧詳請的原案，以及毆打旗牌，強奪公件等情，奏明請旨查辦。次日五鼓，奏折起行。

連兒訪聞的實，飛風回來說知前後原由。伯青大大吃了一驚，不料張公竟劣戾至此，認真歸了奏案，自己功名怕的有礙，忙請了從龍來商議。從龍道：「事已如此，只好硬著頭皮去碰。你連夜發封稟啟到令岳江老大人，請他從中斡旋；再具張呈詞，連奪下的令箭，趕赴蘇州投稟撫憲衙門，請他代剖曲直。朝廷自有公論，難道只許他一人說麼？」伯青此時毫無主見，惟有依著從龍的話。一面專差進京，一面叫連兒到蘇州遞稟。

卻說這蘇撫姓王名立身，與伯青有兩重世誼，為人極有肝膽。接著伯青的稟詞，頗為不平道：「張公未免太執偏見，豈可聽信尤肅一面之詞，胡裡胡塗動起奏折來？何況除了朝廷欽犯與緊急公事，概不得擅用令箭。就是祝編修窩藏流妓，也不能用令箭提他，不是胡鬧嗎！祝編修既然具稟前來，我只得據其來意也上一折，聽上意酌奪便了。」

且說張制台的奏折先到了京中，天顏甚為不懌，旨下交部議處。劉先達得知此事，上下賄通關節，要辦伯青大大今處分。隔了一日，部議編修祝登雲狡詐法，有忝儒林，先行革職，著該地方督撫鎖押來京，交部審實，嚴加議處。剛剛旨下之日，伯青的稟啟已到。江丙謙見了來書，甚為煩惱，欲待不管，又因是自己的女婿，沒奈何消了部屬各官，到私第內把前項事說知各官，托他們留點情面。各官躊躇半會道：「部議已覆，上諭已發，業經已成之局，萬不能挽回。既然中堂吩咐，司員等只好暗中為力，待令婿到京問明曲直，再行設法。最妙此時有個旁人，代令婿分剖一聲，那就好辦了。」江丙謙聽各官所言有理，也不能勉強，只得說了幾句拜託的話。

各官告辭散後，恰好蘇撫奏折已到，說：「聶姓本祝編修之佃戶，祝道生誤認為娼妓之家，硬行入內，彼此口角。道生喝令痛打，聶姓畏勢他徙。道生復誣指聶姓避入祝編修家，唆出妻父鹽法道尤肅，誑稟督臣張某。而該督即令旗牌持令箭往搜，祝編修一

時不合毆打旗牌，奪下令箭。當即遣屬具稟赴臣衙門控告，並將令箭一支附呈。因該督張某此件已歸奏案，臣未便擅問，而亦未明孰直孰曲，理宜具折請旨核奪。」此折一上，旨下仍交部議。各官因江公重托，乃議覆道：「既據蘇撫王立身折奏各情，未知孰實，即著該撫臣提齊人證，審明人奏施行。該編修祝某，著先行赴蘇質審，毋庸來京。」命下著如部議即諭蘇撫憑公審明，毋得袒庇。江公排了此信，方才放心，又發了私函，托蘇撫推情。劉先達知道江公做了手腳，也不便十分挑剔，自己是個失寵的人，怕累到身上來，心內卻痛恨王立身庇護祝登云。

那伯青白發了兩處公件，京中的回信未知准否，雖蒙蘇撫應允代他覆奏，終不卜上意如何，不覺憂形於色。況且歸奏案的事，鬧出來合城皆知。祝公雖說足不出戶，過了幾日早傳到他耳內，十分驚恐，把伯青喚到面前，痛訓一頓。又氣又惜：氣的是兒子不循正務，為一個娼妓連功名都不顧，好容易一第成名，他卻視同敝屣；惜的是兒子為人向來心高氣傲，狂放不羈，自幼父母純愛連氣都未曾呵過一門，若受了這場悶氣，要急出別的事情來。伯青受訓，俯首無言，心內痛自追悔，不該一時小不忍耐，既誤了自己功名，又貽親憂，從此難逃世人公論。祝公見他臉上一紅一白，神色聞喪，又動了憐惜之心，歎口氣將伯青喝過，回到上房說知祝老夫人。把個祝老夫人嚇得坐立不安，瓊珍小姐也替哥哥擔憂。伯青退入書房，自己納悶。忽見小儒進來，說部文已繳，刻已領了藩憑，擇於後日起身，封了幾號火船，掣眷而行。王蘭等人輪流祖餞，伯青也勉強同他們聚了幾日。小儒先打發人到揚州投遞紅論，隨後自己赴任去了。

一日，伯青奉到蘇撫來文，提案內一千人證到蘇質審明白覆奏。心內又喜又愧：喜的蘇撫所奏已准，明雖質審，不過遮掩耳目而已；愧的自己功名革去，在我原無足重輕，不免父母心內有些難過，好容易望子成名，輕飄飄一朝就丟掉了，父母之心，何以能慰。忙起身入內，婉言稟明祝公。祝公聽了，稍解愁腸。伯青又往從龍館內，送信與慧珠姊妹及末二娘，叫他們收拾赴蘇候審。慧珠、洛珠急得要死，平生未見官府之面，此次山乖露丑倒也罷了，又聞得到到撫台衙門審問，每聞人說撫台衙署威風凜凜，令人膽落，真是出生入死的地方。到了堂上，怎樣說得出話來，不如死了倒乾淨。被伯青、從龍再三勸說，包骨到了蘇州，斷沒苦吃，但放寬心。若是死了，顯見我們情虛，而且也不值得。慧珠等無奈，只得應允了，心內終覺志志忑忑的。

祝道生一得了此信，忙與尤肅商議。這件事明知蘇撫幫了伯青的忙，自古錢可通神，索性備了幾千銀子，先打發人送別蘇撫處，托他暗中助力，隨後也只得動身到蘇州候審。撫軍王公接到道生的銀子，笑道：「這畜生白知理曲，卻先以賄賂通我，不如收了你的再作計較。」這裡伯青等人，一起一起的到齊。從龍、王蘭也同到蘇州候信，都在衙門附近住下。裡面掛出牌來，次日早堂聽審。

到了次日，伯青等坐了轎齊赴衙門。聽得點鼓奏樂，兩旁吆喝，撫台升坐大堂。先將伯青傳上，問了前後情節，又把二娘等喚上細問。見慧珠、洛珠出落非凡，斷非祝府佃戶之女，心內早已明白。再將道生傳上，問道：「無論聶家是祝府佃戶，是娼家，你無故打到他屋內，又聳出你丈人尤肅送縣究辦，地方上事與你何干？逐娼驅妓自有地方官承問，你好為多事一層，難逃其責。聶姓懼你聲勢搬逃，也可罷了，又唆你丈人稟知制台，以致鬧出打旗牌，奪令箭的事來。你既身列儒林，理應閉戶讀書，以圖上進才是。」一席話，把祝道生問得啞口無言，心內著急道：「這老兒既收了我銀子，如何又這樣問法？」想了半會，回道：「多事一節，副貢生自知理屈。但祝編修匿娼侮公，也有應得罪名。」二娘爬了幾步，叩頭道：「人人明見，小婦人家實係祝府佃戶，人人皆知。這祝道生在人人台下，仍然一口咬定是娼家，要求大人作主，代小婦人洗個清白。祝道生誣良為賤，亦該有罪。」撫台哈哈大笑道：「祝副榜認了多事，祝編修侮公一事也是有的。至於娼家不娼家，本部院毋須細究。你們都候覆奏便了。」即令眾人退下。

撫台退了堂，將所審各詞彙人奏折，請旨定奪。忽見外面投帖進來道：「鴻臚寺雲大人拜會。」撫台忙命升炮開門，迎至二堂。彼此見禮入座，各敘了寒暄。從龍欠身道：「晚生請假回河南祭掃，道過南京，聞得祝編修一事。其聶姓委係祝府佃戶，因生得兩個女兒頗有幾分姿色，所以搬到城內居住者，意在覓個好人家匹配。不料副貢生祝道生，認做娼妓，硬行至他家調戲；又行兇打毀多物，聶姓氣極與他爭鬧有之。祝道生即唆聶他丈人尤肅，送縣究辦。聶姓是個小民，自然畏懼躲避。尤肅又稟了張制軍，反鬧出若干枝節事件。祝編修一時失於檢點，奪取公件，毆辱差官，咎固難辭；然而祝道生以良作賤，九鼎聽信一面之詞，輕舉妄動，亦屬咎無可宥。今日晚生聞老人人訊辦得中，不勝佩服。」撫台道：「在田先生目擊斯事，定係確切。小弟已將他們所供言詞入奏，請旨定奪。在小弟愚見，祝編修的功名難保了，除此而外毫無關礙，碰他們大眾的造化罷。」又說了一會閒話，從龍方告辭回寓，將撫台的話對伯青說知。

慧珠泫然道：「為我家事，反累卻伯青功名罪誤，叫我有何面目再見世人。」伯青慨然道：「晚秀此言差矣，士為知己死，女為悅己容。你家的事，譬如我的事一樣。人生遇著知己，就將性命相與他也是值得的。而且人生得失自有定數，大丈夫死且不惜，何況一微名耳！晚秀切不可存此意見。」從龍點首道：「好在明歲太后萬壽之期，伯青的功名恭遇覃恩，尚有指望，不過暫為抱屈。想伯青平時是個曠達人，好個得失有數，真至論也。」

眾人耽擱了數日，撫軍批折已回：「據該撫覆奏屬實，副榜祝道生以良作賤，而鹽法道尤肅復聽信伊婿讒言，不問真偽，擅自送縣究辦，均屬以勢凌人。尤肅著即革職離任；祝道生著革去副榜，押令回籍；江寧知縣吳福只知逢迎上司，有忝臨民重任，著以縣丞降補；編修祝登雲擅打旗牌，奪取令箭，魯莽從事，目無法紀，著即革職；兩江總督張彬遇事剛愎，胡塗已極，著加恩原品休致；聶慧珠等雖非娼妓，亦屈治容誨淫，著地方官即行驅逐出境」等云。撫台又把一千人證提案覆訊了一堂，各自釋放。伯青親赴撫台處道謝。他因事已結清，慧珠等安然無恙，自己的功名雖去，倒反坦然，又邀著眾人在蘇州遊玩了幾日，才一齊買棹回來。尤肅得了信，氣的發昏，交代了新任，連夜帶著他女婿回蘇州去了。制軍與江寧縣也各自交代清楚。

伯青與慧珠商議道：「南京你們是不能住了，怕有人出首，你們反為不便。我想小儒在揚州做官，倒不如搬到揚州去住。一則是你們舊游之所，二則小儒也好照應你們。」慧珠亦願意到揚州去，小鳳、小憐不願同行，把小黛接了過來一同居住。伯青與慧珠約定，深秋定到揚州會晤。王蘭亦與洛珠言定，偕伯青同來。眾人又宴聚了數日，慧珠等收拾登程，伯青、王蘭直送到十里之外猶戀戀不捨。反是慧珠等逼著他們回城，各各灑淚分手。

祝公因兒子功名失意，不好十分埋怨他；又怕他煩惱，惟有早早代他完姻，擇定九月兩家迎娶。暫且不提。

卻說馮二郎本欲回常州一行，自從見了小黛，時時記掛在心，無事即往小黛家談談，彼此甚為合契。這日已是六月十二，正是小黛的生日。二郎預為備了一席豐盛酒肴，送至小黛家內，又請了伯青等人，與小黛做壽。又親自去約定小黛，未知小熊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